

千亩盐碱地 十里桔花香

□张秘

六横岛双屿港畔，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那条被阳光照拂下霞光四射的海面上流淌着几代人的绵绵情怀，那条美丽富有历史故事的江海流域，从明清繁衍至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骄子，略过写不尽的青纱似的梦。

1

1978年，还是人民公社建制计划经济年代。六横岛双塘公社围垦三年多时间的“跃进塘”二千亩盐碱地，兴致缺缺地躺在南边这片土地上。晴天，阳如火，土壤盐花沉淀，泥土板结。太阳下似白银铺地，银光闪闪；下了几天雨，汪洋一片，恰如海岛姑娘的隐忍与蜃伏。

这年仲夏五月，双塘公社一名干部从浙江黄岩走亲回来，给公社机关人员带来一篮经过地窖储藏的蜜桔，黄澄澄的桔子盖着几片绿色桔叶，娇艳而淡然。

蜜桔，诱人的水果，拿出几个放在文书办公桌上，金灿灿黄澄澄，闪着明黄色的微光，令人口水欲滴，心旷神怡，剥开一只月亮似的桔瓣放入口中，甜中带酸，多汁可口……

这天下午下班后，时任公社主管农业副书记虞英浩微笑着来到党委书记张尧清办公室，汇报全区半年度农业生产大检查，并获得优胜单位的概况，当提到小潮荟洞畝盐碱地种下的桔苗生长良好时，张尧清轻抿了一口茶，善善诱导：“近几年来，六横正在积极探索农村多种经营经济格局，具体说，六横究竟种植什么好？种桑树、棕树、油茶及杨梅等小棕水果都没成功。我公社这二千亩盐碱地是否计划种植千亩柑

桔。虽然六横大面积种柑桔没有先例，盐碱地种桔更没有经验，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他说完，眸底是一抹坚定和果决。虞英浩认真听着，小麦色的脸上激起淡淡红晕，涌起阵阵涟漪。

围绕盐碱地种柑桔这个课题，虞英浩迅速组织人员踏黄岩驶上海进行了认真考察、取经和探索。最后准备了一份汇报材料送到张尧清办公室。

在张尧清的认知里，虞英浩这个年轻干部办事沉稳、脚踏实地，不会说大话空话的后生。这个任务交给他，信得过！

虞英浩是这个公社仰天村土生土长的干部。仰天，位于六横岛岛中段，超出六横地平线近百米，远处望去，神秘而令人暇思。终年青草依依，绿木丛丛。中央低而四周高，宛如未加盖的神碗，朝着苍穹仰天而笑。这个村百余户人家，多为勤奋读书人。六十年代起至今就有青年参军当上军官，学校毕业从政或成为企业精英，有几十名后生脱颖而出，这是个出人才的村子，远近闻名。

公社党委一班人认可虞英浩的秉性、人性和品格，而且“德配位”。

2

双塘公社党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公社机关干部，十五个生产大队一二把手，村民代表。

张尧清抿了一口茶水，轻轻地放下杯子，清了清嗓子，提出了一个响亮的议题：从因地制宜出发，按照实事求是精神，双塘跃进塘畝千亩盐碱地种植桔子！

会场，一石激起千层浪。张尧清书记，在全社干部群众

中声望极高。他在公社北面办起了红砖厂，年产量2000万块，属市优省优产品，纳入地、县计划以及供六横军民基建用砖，供不应求，还办了盐场……硕果累累有力发展了农村经济，张尧清是九个公社翘楚首指的领导干部，他的话具有极大号召力。

会议讨论是热烈的，争议也激烈。
　　持怀疑和反对意见者：“六横种桔子，历史未有，我们公社要种桔，这是要创造历史吗？”

“盐碱地种桔，种得活吗？能结果吗？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失败了，愧对双塘一万多人民！”

“那种土地种的桔能吃吗？跃进塘畝四面不挡风，台风会刮倒桔林吗？”

与会者个个目光炯炯，有探究，有质疑，更多的是期盼。

一连串问题摆在公社党委面前。破解这些难题并不是做不到，需要有两点：一是公社党委坚强领导，树立必胜信心；二是需要带头人的睿智、亲和力和果敢。

一整天的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决议：“跃进塘”盐碱地种植千亩柑桔，逐级上报六横区委和普陀县委及有关部门批准，为六横岛大面积连片种桔作出样板。

会议结束，张尧清和虞英浩没有回家，沉甸甸的千斤重担压在肩上。他俩来到跃进塘东口，望着一轮金黄色的月亮，已经高高挂在空中，向地下洒下皎洁的月光，像轻纱的温柔。天空空中淡淡，风很轻，月光很美。在他俩潜意识里，从党的实事求是精神让这块土地发出熠熠光芒、潜意识里，仿佛看到了浓青到淡绿再变成深绿色的桔子；看到了

从一个手指大的桔仔到黄色又变成灯笼似的金黄色桔子，还有，高大茂密的防风林……这块土地美丽的画卷已经深深埋进面容坚定，棱角分明的这位年轻领导的脑海中。

3

当年秋天，碱地种桔的创业史拉开了帷幕。

淡化盐土，降低碱份需要淡水。公社向清港水库、徐家坳水库开渠挖沟引水。当水库清流入盐田逐步发生土壤的变化，灌水淡盐，盐土逐步被压服，发出了无可反抗的吱吱沉吟。农作物灌溉也需要用水，要统筹安排，公社选派水管员，盯着这两座水库，宜放则放，宜闸则闸，确保农作物水源供应。

根据外地经验，盐碱地种桔首先要注重改良土壤，压盐碱、防爬咸需要大量“客土”，俗话说：“客土压碱赛金板”。为了大量获取有机肥土杂肥，公社和大队投入到空前的削草皮泥劳动中，三更做饭，四更下地；农具拿出来，土箕背出来，从路边到田埂，从河塘到山脚，一面面红旗插着迎风招展，何等壮观。震撼啊！像千军万马驰骋疆场。年长的、年少的来了，公社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来了，人民解放军驻军部队指战员来了；公社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来了，组成了一支支劳动大军，投入到削草皮泥的滚滚洪流中，人们脸上个个挂着笑，他们充满了对未来甜美生活的憧憬。

驻军副指导员李荣海编了一首削泥“劳动号子”：

震天地嘛哟嘿
创历史嘛哟嘿
不怕苦嘛哟嘿

不怕雨嘛哟嘿
天有晴嘛哟嘿
也有雨嘛哟嘿
路有平嘛哟嘿
也有险嘛哟嘿
只要军民嘛哟嘿
团结紧嘛哟嘿
齐努力嘛哟嘿
创造桔园嘛哟嘿
新天地嘛哟嘿
……

旱地种桔，需挖坑垒墩，经测算，每亩种七八十株桔树，首年种三百余亩，挖筑了两万多个土墩，每墩用4—5担草皮泥共计近十万担。公社、大队早已把这些客土泥像一个个小山似的堆聚在果场中。其次是选择抗旱耐咸抗性强的良种普及全场，开渠挖沟引库水到桔园；按强台风要求种好百亩防风林。所有桔园套种以咸青为主的绿肥。再次是公社组建十余亩柑桔试验场，聘用若干名柑桔技术员，以小场指导全场。

桔苗从黄岩买来了，一根根挺拔苗社，细修精剪后把近万株桔苗小心翼翼植入下去。一堆堆、一排排、一株株，连着苗，也连着心。桔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这是一种感恩的喜欢，一种干净的微笑。

1979年11月，张尧清书记调任他地，虞英浩继任双塘公社党委书记。

1980年，中央下达了文件，提出了农村土地经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若干政策。双塘千亩桔场走“统”还是走“分”那条路？

公社党委新的领导班子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为确保千亩桔场意志不动摇，果断提出“社队联营办桔场”的决定，采用社队以股份制形式，即公社百分之二十，八个生产大

队为百分之八十，把原来各大队投入桔场的成本欠款进行结算登记，联营后的资金投入（桔农报酬和培育成本）由公社从社有资金中拨款垫支，同时规定待桔场收益还清社队投资金，尔后按2:8比例分成，由此而稳定了人心。

与此同时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决定今后并把发展的桔园可用土地置换的办法，桔园和棉地的种植，面积里、外畝对调，这样既有利于桔子生长结果，也有利于提高棉花的产量和品质。

就这样，千亩盐碱地种桔保住了，“统”“分”定位了。虞英浩生于这片土地，忠于这片土地，也“嫁”于这片土地！

4

三四年后，千亩桔园连片形成。六横有桔了！普陀有桔了！舟山也有桔了！大田亩产从建场初的七八百斤到现在四五千斤，好的年份达到八千、一万斤。这个经济价值，谁都能算得出来！

浮光掠影，岁月在时间的长河中一闪而过。时光荏苒，虞英浩职务多次发生变动，他先是调任桃花任区委书记，带去了双塘公社种桔创始经验，在桃花这块土地上得以传承，尔后发展到普陀县的社社队队，乡镇镇。后来，又当上了六横区委书记……

又到了金秋十月，六横几个街道早已摆满了 baskets、一筐筐金黄色的桔子。桔子，成了舟山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这便是对盐碱地种桔的肯定！

这也是对六横柑桔产业的历史见证！

逆行者

□唐伟

瘟疫的阴霾滋长，
总有人义无反顾，逆流而进，
以忠诚职责铸就隐形的防线，
他们是不解寂寞的勇士，不绣十字，不着白袍，
以形造渠，以魂树帆，
汇聚绿荫下济世匡时的涓涓清泉，
托举碧水上承载光明的艘艘红船，
野鸥为伴，劈波斩浪，
身前は奄奄黄昏，身后是袅袅炊烟，
单影孤痕，
站一班岗，暖万家心，点一片灯。

病毒的幽灵游荡，
总有人挺拔胸膛，征召而迎，
以凡夫血肉抵挡死亡的恫吓，
他们是不穿绿装的战士，不握火枪，不披铠甲，
以形炼烛，以魂筑基，
燃烧寒夜里枕戈待旦的点点烟火，
矗立霓虹下誓言无声的座座雕塑，
星空相伴，万籁俱静，
身前は懂懂暗影，身后是展展红旗，
寡汤薄茶，
守一道门，护千家宁，亮一座城。

胜利的号角吹响，
总有人自觉自愿，出列而行，
以激扬意志开启列车的红炉，
他们是不见笑颜的卫士，不执戒尺，不佩金章，
以形输血，以魂赋能，
闪烁脸庞上无所畏惧的炯炯眼神，
勾勒眉梢下坦然自若的轮轮月牙，
案牍作伴，走村入户，
身前は殷殷嘱托，身后是切切期盼，
简衣素服，
蔽一方民，安百家姓，圆一道梦。

他们，
有的桃李年华，
有的刚知天命，
有的已近不惑，

他们也是谁的囡囡、妻子、母亲……
是家里的半边天，
为大家，离庙堂，疏风情，

他们也是谁的团团、丈夫、父亲……
是家里的顶梁柱，
忘小家，接地气，远人情，

他们直起背，是战天斗地、钢一般刺破暴风骤雨的利剑，
他们伏下腰，是滋润生灵、风一样拂动山河大地的雨露，
撒信念为苗，栽培万物细胞活化的种子，
施希望为药，重塑公序良俗羽化的土壤，

他们是最平凡的逆行着，
他们是你我中最普通的，
共产党员。



《晨光》郑宝森 摄

祖母的蒲扇

□关力女

每每到了夏天，我就自然而然地回忆起旧时乡下的夏天，是摇着蒲扇的夏天。在村子、街巷的阴凉处，或在树荫下，时常会聚集着一些老人、绕膝嬉戏的孩童、吸烟的汉子和叭叭喳喳的媳妇们，几乎人人都离不开手持一把蒲扇。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谈论嘻笑。一把岁月里轻摇的老蒲扇，似乎摇落了银河里的流星，摇睡了爬在树梢上的蝉鸣，摇香了缠绕在篱笆墙上藤蔓的花朵，摇醒了人们都市里的思乡情。

蒲扇是坐在时光深处的祖母，它已经老去，却永远牵动着我最新甜的回忆。

蒲扇是旧时最大众化的纳凉器具，在夏日介入人们的生活。祖母喜欢选择买一把用蒲草编织而成的蒲扇。祖母认为蒲草编制的蒲扇叫起来才名正言顺，用那金黄柔软的蒲草经纬交错又婉转迂回，制成一把小巧玲珑的蒲扇，尤如一件工艺品。蒲草编织的扇子轻快，但是由于软，扇不得疾风和烈风，也许这样更适合祖母的节奏，成了她手上的宝贝。

回望童年，祖母的蒲扇遮盖了太多成长的疼痛。祖母的蒲扇摇曳生姿，透着温情，饱含人间烟火。祖母用蒲扇扇风纳凉，遮挡阳光，扇旺灶火。炎热的夏日，坐在院子树荫下吃饭，祖母用蒲扇给我将番薯干粥扇凉，其实是番薯干占多数加上少许米粒煮成的粥。那个年代，乡村大多数人家生活贫困，尽管粥饭已经凉到可以入口，吃

饭的时候，我的脑门儿还是会渗透出细密的汗珠。祖母不吃饭，坐在我的身边，她慢慢地摇动着蒲扇，在我的后背上扇凉。直到我把饭吃完，她才放下蒲扇吃饭。

那个慢时代，是蒲扇的时代。乡村的傍晚，村民们吃过晚饭，便坐在村口的晒谷场摇着蒲扇乘凉，我们几个小孩子在晒谷场上追逐着跑来跑去，一会儿捉蜻蜓，捉住蜻蜓把它的翅膀剪下，让它爬在桌子上，第二天喂蚂蚁；一会儿扑萤火虫，用一只玻璃瓶子，将一只只萤火虫装进瓶子，盖上瓶盖，萤火虫在瓶子里“忽闪，忽闪”地发着光亮，放在床头当灯使用；还做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我们跑到满身的汗水，实在累极了，就各自凑到自己的祖母、母亲跟前，祖母就用手里拿着的小手帕给我擦擦额头上的汗水，然后，用她的蒲扇朝我的身子急剧地扇几下，一阵阵凉风舒服至极，凉快过了，我们几个小孩就再跑出去玩。等我们彻底跑累了，就偎依在大人们怀里，听她们讲银河两岸牛郎织女的故事，讲月宫里嫦娥的故事，我和几个小兄弟最喜欢听堂叔讲《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诸葛亮借箭”，讲《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林冲雪夜上梁山”等等。堂叔讲得像说书人一样有声有色，有时讲累了也卖关子，讲到要紧处戛然而止，用手猛地在自己的大腿上一拍说：“明天晚上，再听下回分解。”说完，拍拍屁股回家睡觉去了。我们几个小孩只好目瞪口呆了。当我们静下来听故事时，蚊子成群结队地“嗡嗡”作响，不时地向我们袭来，祖母就用蒲扇在我的

身子周围扑打几下，以驱散蚊子对我的叮咬。乡村的夏夜，除了炎热，还有蚊子叮咬，必需挂上蚊帐，蚊帐是蓝色印花布做成的，显得厚实不易透风，躺在帐内感觉到闷热。祖母拿着她的蒲扇朝着我的背脊或头部不停地摇动着，蒲扇摇曳得呼呼作响，祖母不时地左右手交换着蒲扇，阵阵凉风全给了我。有时祖母还给我讲民间故事，祖母不紧不慢地摇动着蒲扇，那清凉的风和娓娓道来的故事，成了我的催眠曲，蒲扇呵护我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夏天，我家低矮昏暗的灶房常常炊烟低旋，灶内柴草的烟气弥漫，呛得睁不开眼睛。这时，祖母就会拿出一把她自制的蒲扇，拼命地往灶口扇风，逼灶膛里的烟走回烟囱。蒲扇是用当地的棕榈叶制作的，结构简单，由一片硕大的棕榈叶子裁边成圆，再用一条布条围绕扇边缝上，手握在棕榈叶梗上（作为扇柄），就可扇出大风，摇一会儿就会觉得手脖子酸疼。过去没有煤气，要生煤球炉子，祖母自制的棕榈叶扇子就派上了大用场，祖母把煤球炉子的口子对着风口，一边用力扇着风，不一会儿，火苗呼呼地冲了上来，炉内一个个煤球燃烧起来，成了通红通红的红蛋子，接着祖母便可烧饭煮菜。蒲扇的细柄承载着油汗的黏腻和粗糙手掌纹理的抚摸，蒲扇的扇面掀起柴米油盐边角的风，蒲扇的边缘缝着国风民谣，蒲扇的叶褶隙里蕴藏着朴素的夏日风俗。蒲扇送凉的惬意浸润着老百姓的烟火生活。

蒲扇在手，似乎生活的艰难都能

迎刃而解。摇几下，日子就不燥了，生活就顺了；摇几下，庄稼就熟了，田野就满了；摇几下，灶火就红了，屋里就亮了；摇几下，儿女就大了，光阴就沉了。

每每夏天祖母的那把蒲扇摇呀摇，我长大了，背上书包，跨进了小学的大门。夏日的夜晚，我在小油灯下读书习字，祖母握着那把发黄了的老蒲扇，给我扇风驱蚊，好让我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又在祖母的蒲扇摇动下，我迈进了中学的门槛，渐渐地长大成人了，自己买了一把蒲扇。到了夏夜，我一边学习，一边摇着蒲扇。年迈的祖母坐在我的桌子旁，慢悠悠地摇着她的那把打有补丁的旧蒲扇，陪伴着我。待我完成作业后，我扶着祖母来到院子，并坐着一起乘凉，我用力摇着蒲扇，一阵阵凉风送到祖母的身上，凉风吹动着祖母陈旧的衣衫，吹动着祖母花白的头发……

春去秋来，岁月如落花般飘去。我走出了成长的小村，离开了祖母，离开了父母。岁月里的老蒲扇啊，像我们健忘的记忆一样满身尘埃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摇着蒲扇的祖母和父母已经走远，她们如蒲扇一样，一辈子在简单地重复着生活，把自己丰满的生命汁液一点点耗尽……

现在的乡村富裕起来了。夏日，家家户户或有电风扇，或有空调，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现代人几乎快要忘记蒲扇了，但在岁月的流年里，时光会在每一件物品上烙刻下它的印记。那些关于蒲扇的慢时光和记忆，竟如一帧画面，珍藏在乡愁深处。